天府廣記

天府廣記卷之二十九

欽天監

欽天監在皇城之東禮部後正統七年四月建初置太史監洪武元年改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三年始改為欽天監二十一年革回回監以回回曆法隸焉所職主曆數天文星紀之事監有正有副而分春夏中秋冬為五官五官正專理曆法造曆監候佐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祲祥保章正佐之挈壺正考中星昏旦夜昏明之候而漏刻博士佐之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儒登觀象臺占焉臺四面面

四人國有大營建師旅冠婚擇日營陵寢擇地凡立春先期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門樓及期擊焉凡日月交食先期算其分秒時刻起復方位以聞下禮部移內外諸司救護之凡疇人世業立師而教之乏人移禮部訪取試用凡玄象圖書器疏上非其職不得預凡習業者分爲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曆日五官正至天文生陰陽人各專科肄焉曆有四曰大統曆曰御覽月令曆曰七政躔度曆曰六壬遁甲曆註上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

古今善治曆者三家一曰漢太初曆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曆以蓍策三曰元授時曆以晷影測就日體測之毫忽微渺

不可得而過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

曆至授時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當元之初仍用金曆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懿郭守敬領其事恂等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須得通天道精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於是命衡領太史院當是時守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今曆以唐一行所造太衍爲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最廣也今國家一統疆宇比唐尤廣宜遣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於儀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于汴京所造與大都天規環不協北道南北極

矩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狀測難遵用請別擬儀表相比較宜可遵于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候之循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線測餘分纖微可致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始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於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欲合也質難法當以圖求圓作仰觀儀古有經綿儀相連絡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運轉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粲然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為測驗其致一也作証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測難作闚幾暦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

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諸皆創以意為之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參驗而彌精於是設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句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令行四方測景者用之仰察躔離近取晷景微入測杪遠周寰海偏參曆法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衛守敬具疏言天體難測古曆家於天往往以有測悟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得數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之差自大都校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長短參古制立新法非假測候一本其故常考正

若七事創法首五端非敢謂能然方之前代全踵故曆增損全會為法者較然易知誠得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

大統曆悉用授時曆之制特改太陰行度耳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節取其法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為曆元行之無弊後以交食稍差議欲增損然讀元史李謙曆議而玩其測驗之法自近日以至遠日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不可不謂精矣而又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不可謂不密矣何所據而增損之或疑元統有年遠數盈漸差天度之說殊不

知歲差者謂冬至日躔赤道之度耳
黄道度數自宋統天律至授時曆凡四變盖天地三十年必
一小變爲有定法如堯時冬至日在牽牛宋文公時在壁明
初在箕六度今冬至日日在箕四度矣古今不同此亦可驗
所以郭守敬有消長之法也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愽士元統請改修大統曆監副李德秀
駁之曰臣按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十年長一
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
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淂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
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淂天正冬

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
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推得天正冬至在
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有此不合
今當用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此足以正元
統之誤

大統曆雖本於郭守敬之授時曆然高皇帝精於觀天而特
令劉基召集天下律曆名家赴京詳議復自製觀象盤天文
分野諸書誠可萬世以為典要者自西洋之法入中國上海
徐光啓專習之後湯若望嗣利瑪竇之教而李天經黃應遴
等信奉益堅進新曆書一百四十餘本日晷星晷星球星屏

儀簡諸器然其法與舊法稍異舊法用日法計日定率西法用天度因天立差舊法用黃道距度西法用黃道緯度之不同欽天監官生違疏爭執禮部因議另立新法一科允之崇禎十四年禮部侍郎蔣德璟疏畧云古今治曆之家多矣其最精者漢雒下閎太初曆以鍾曆唐一行太衍曆以蓍策元郭守敬授時曆以晷景皆稱推驗之精而晷景爲近然用之既久皆不能無差蓋天與日月星辰其體皆動而其最不可測者嘗在於杪忽之間推移監縮聖智有不能盡窮故雖以時分刻刻分杪非不至細而差之半杪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纂此治曆之所以難也我皇上因監法少差

特置西法一局令禮臣徐光啓領其事而寺臣李天經陪臣湯若望等與欽天監張首登諸臣覿面講求逐年推較十餘年来如日月交食五星伏見之類臣等歷經會同赴觀星臺占測而御前亦用赤儀器親自臨驗西法北監實爲密近固昭然不待辯者守敬成曆時嘗言天體難測須每歲創驗修改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未嘗自以為足也特守敬之徒沿習不察耳自古曆法輙數十年一改而守敬之曆行之已三四百年矣小差者惟日月交食時同刻異無大懸絶至置閏之差起於春秋分所差二日而西定分之日即舊曆所註晝夜各五十刻之日也在今日西法較密在異時亦

未能保其不差則一番更改良不易言

附載授時曆要法歌

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

古云但見九年前望日便是今年正月一

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

天不言干者爲詩句所拘然舉支以見干也當推九年前

曆每月初一是何干支便以此干支依後法數去

大月天干五支九

且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假令初一日甲子甲至戊五數

也子至申九數也即以戊申爲今日朔

小月天四地八耦

且如小月天干四地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至已四数也寅至酉八数也即以已酉為今日朔古云前九之年起

算法大月五九小四八

月大三十日無差

如初一日已酉数至次月朔見已夘即月大也

月小分明只廿九

如九朔数至次月朔止廿九日即月小也

節氣只凴九年曆

假若造甲午年曆則看丙戌節氣

二十四氣真端的
要知今年節氣則看前九年中是何節氣
天干三數地支七
假如癸亥日亥見乙三數亥見巳七數也
熟記心中須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無慮
如逢子時交節氣却用未時亦交也中氣如之
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陰陽玄奧處閏月本來中氣無
古云閏月無中氣
何勞物外更它圖世人諳淂神仙術不是愚詸是丈夫 又歌
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

前九年二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月初一日辰該九十七
個半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轉四十八周
只九年中取大小無差失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
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衝午即今年丙午年
立春也二十四氣准此

閏月無中氣説與惺惺人

葉子奇論授時曆曰曆自一黄帝以後莫不隨時考驗以與
天合故曆法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世之術置閏於歳終古
法殫廢矣由漢而下以積年日法爲推步之準以至於今夫
天運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

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造儀象日測月驗以與天合庶永終無弊元詔定曆名曰授時取老典敬授人時之義自古曆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為動物而歲亦畧有差也古曆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為近之尚未精密守敬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將來加一筭始為精密

圖書編曰改曆之法有四一曰立元二曰測候三曰察度四曰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以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為曆元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本范史紀

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千六百十七歲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日則曆元不差後其可以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天體不可測知天之度惟有璣衡一事夫璣衡即今之渾儀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詳焉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覘五星以測三垣覘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覘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於交時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晨集時刻所在之日為定數此其為最精者是謂定朔治曆之人有三一曰專門之裔二曰明經之儒三曰精筭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壺遂司馬遷

請改正朔矣而不能為筭也乃鄭平唐都洛下閎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稱精矣而惟高允能辨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常曰堯夫差法冠絶古今堯夫常曰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晷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閎鄧平專門之裔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筭之士也

本監事例

正德十六年六月欽天監監副韓昂奏乞令天文生如天順間例應科舉禮部議太祖着令欽天監人員別習他業不學天文曆數者俱發海南充軍明例不可違上是之

嘉靖十一年四月禮部議上考補欽天監官生事例一遇有官生缺役許送嫡派子孫年終類考果藝術精通收役食粮若頑鈍無成即將本户子弟考居優等者以次收補式無以次人丁候本生習學再考一擇官生子弟性資聰慧者分派各科教立教條按季考試本部委官一人會同提督歲終送部彚考一今後天文等科遇有八九品官員缺以本科人役食粮十年以上者送部考選一近者天文陰陽分為兩途而漏刻子弟不得推補堂官請以後監副員缺不分天文漏刻科分但有歷俸年深者皆得奏請簡用其六品七品官以八品考補保章絜壺以司晨司暦博士考補司晨司暦博士以

各科專業人役考補一問者添注之官等於舊額又皆作為
定員因仍銓補故多濫列博士二人靈臺郎一人皆當裁罷
詔可

附載進曆儀

洪武元年詔徵元太史院使張佐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
成隸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義太監
趙恂太史院監侯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
都剌史天監丞迭里月實一十四人至京改太史院為司天
監戊申大統曆成議進曆儀采以每歲十月朔明堂設伏如
朔會議受來歲新曆頒之郡縣令擬先冬至一日中書省臣

同本監使以進曆闌至日黎明上御正殿百官朝服侍班執事者設奏案於丹墀之中監臣具公服用盤袱捧曆從正門入屬官從西門入監臣以曆置案上與屬官序立皆再拜監臣捧曆由東陛陞自殿東門入至御前跪進上受曆訖監臣興復位皆再拜禮畢乃頒之中外至是如儀行之

觀象臺

觀象臺在城東南隅臺上有渾天儀如世所圖璇璣皆鑄銅為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又有簡儀狀相似而省十之七止周圜數道而已玉衡亦以銅為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窺以候中星又有銅球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正統御銘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冬至後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後可得二尺中為紫薇殿殿傍有銅壺滴漏其簡儀乃耶律楚材製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

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按璣衡之象或謂起於伏羲或謂作於帝嚳或云乃羲和舊制非舜創爲也馬融謂上天之體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璇衡一事蓋璇衡之制起於高辛氏而虞舜察之以璿爲璣而用以轉動是之謂璣以玉爲管而橫置其中是之謂衡璣以定天體衡以齊七曜即今所謂渾天儀也是故皇帝浮之曆起辛卯顓帝浮之曆起乙卯曆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

道二出黄道東朱道二出黄道南道之所出非渾天不可也錢藻則以朱黑白而别二家星葛衡則以青白黄而别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則知為壽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為火星而其餘莫不皆然是考躔度非渾天不可也其法喪於秦火而興復于漢洛下閎耿壽昌諸人厥後歷代遞相沿習其有得有失則由乎其人智術之淺深未易遽數也宋自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于金至元人定鼎於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于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制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精於精妙卓見識絶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説以謂昔人以管窺

天宿度餘分約爲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于餘分纖微皆有可考其曆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顓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古曆之善稱漢太初唐大衍比之授時曆皆莫有過焉者也

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按乾象曆及諸曆法皆示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

少其事在于曆術以其筭数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故太史之官立爲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閒又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昏明爲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爲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尚書緯爲刻爲商鄭作士昏禮目録云日入三商爲昏舉全数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减晝五刻以裨夜故于曆法皆多校五刻也今欽天監曆日皆用馬王之説而長止於五十九刻不言六

十短止于四十一刻不言四十以見陰陽之妙云

日月五星七政占步

元吳澄曰天星天文星度也占步之法以星為主故曰天星十有二辰經天在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締天左旋而日有薄食暈珥之變月有盈虧朓朒之變五星有盈縮圜角之變故總言日月星辰之變動變動即所謂遷也順則為吉逆則為凶二者相參變之矣星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九州星土之書雖亡可考然十二國之分野載諸傳記災祥所應亦皆可證若昭十年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

地此玄枵為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
晋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
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產曰成王
滅唐而封叔虞焉故參為晉星實沈為參神此實沈為晉之
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
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為宋之分星而豫
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顓頊
之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此娵訾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
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此鶉
尾為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為津識者謂

天漢之津梁為燕此析木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為其國之分星以星土而占灾祥其應有可徵矣歲星在木則水為相之類五星順度為祥流逆失度為妖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謂蛇乘龍梓慎以為宋鄭必饑則言其所屬以為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乖次之應乎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謂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以歲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應乎以類求之則歲星太歲皆可恭决妖祥之事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左氏所謂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占法青為

兵赤為兵荒白為喪荒黄為豐黑為水既言辨吉凶水旱又言降豐荒之祲象蓋水旱之降為荒年荒年之降為豐年其序如此十二風者艮為條風從大呂太蔟之律兌為閶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為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律坎為廣莫風從黄鍾之律所謂八風從律是也又法於緹室之中因逐月管入律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以此察天地之和氣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晋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決於此乖則異别則離此天地之不和而為妖祥也故命之使之所趋避上文五字即救正叙事之所從出也政者國之本詔救政於上則人君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叙事于

下則人臣知儆戒之意君臣交修而天降祥矣

日月交食

圖書編曰堯置閏以定四時舜察璣衡以齊七政唐虞之時曆象以極詳審獨日月之食缺而不講良有深意後世疇人預定視爲故然戒省之意蔑如矣薄蝕之說大約云月體無光待日爲光日半照即爲弦日全照即爲望望爲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滅故爲月食日奪光應每望常食而有不食者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

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光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日月之行有南北則食有高下日月之體有疎密則食有偏全其度數殊别咸可推筭又連月食者甚少惟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五一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前書文紀三年十月十一月晦頻食高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二十九日而食爲太速穀梁莊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日有食之傳曰不

言日不言朔夜食也註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是夜食穀梁之說甚異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云一云夜食者曆官差其時宋寧宗六年史官言夜食不見是也元旦日食史或有之然未有連歲日食如晉武帝時者咸寧三年春正月景子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梁普同元年正月乙亥朔大赦改元丙子日有食之二日食爲異或云曆官避元日食移乙亥爲朔耳太清元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則又未必爲曆官所移也東漢月二日食者凡三一云史官不見遼東以聞永樂

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震請賀如常惟儀文簡 公智爭議不可上韙其言月食史不書為朔望皆食為變天順五年十一月朔日食望月食成化十二年二月朔日食望月食

七政真數

保定邢雲路疏曰凡步曆之法必以兩交相對彼交即此交此交符彼交兩交立而中間時刻分秒之度數自一一可按七政之行其數皆同日月之交食即五星之交食五星之淩犯即日月之淩犯以同度同道也故日月食為日交五星在黃道間合復為日與五星交月與五星淩犯為月與五星交木星與火星淩犯為水星與火星交推之五星五犯莫不皆

然故兩交相對而互相發明七政之能事畢矣

附載

洪武十年三月論天道左旋謂侍臣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左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為右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洪熙元年正月賜三公及六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上初

淂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途有動於此必應於彼朕少侍太祖每懲以懼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

正統五年八月觀星臺象儀成御製銘曰粤古大聖體天施治敬天以心觀天以器厥器伊何璿璣玉衡璣象天體衡審天行歷世更代垂四千禩沿襲者作其制寖備即器而觀六合外儀陽經陰緯方位可稽中儀三辰黄赤二道日月暨星運行可考内儀四游横簫中貫南北東西低昂旋轉簡儀之作爰代璇璣衡制約用密疏即而積外有渾儀交而觀諸上規下矩度數方隅别有直表其崇八尺分至氣序考景咸淂

厤象在天制氣在人測驗推步靡忒分毫昔作今述為稱制工既明且悉用將無窮惟君勤民敬天首務民不失乎天其予顧政純於仁天道以正勒銘斯器以勵予敬

議徙觀星臺

景泰六年八月欽天監奏觀星臺在城東上喧擾不便而屋宇垣壁亦多損壞乞徙至東長安街二塔相對足為青龍白虎之象於堪輿家所言形勢為宜帝允其請後姑令修理之

天府廣紀卷之三十

鴻臚寺

鴻臚寺在闕東工部之南正統七年四月建初置儀侍司為從六品衙門職專朝會賓客吉凶禮之事洪武九年改為殿庭儀禮司設使副承奉鳴贊序班十三年革承奉添設司儀十九年更使為司正副為左右司副三十年始改鴻臚寺陞正四品衙門定設卿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屬官主簿司儀司賓署各署丞鳴贊序班等官後又設四裔通事亦隸焉宣德元年四月建公署於京師

焦竑曰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秦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改鴻臚更名其屬行人為大行令又有郡邸長丞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後周有蕃部中大夫掌諸侯朝覲之敘賓部中大夫掌大賓客之儀隋有典客司儀崇玄三署又有典客丞鴻臚丞賓部上士掌客上士中士張官置屬古今不同其以導護贊拜于朝會吉凶弔祭間以成一代之典禮則一而已

洪武十六年九月定朝儀禮部言內外諸司文武官員已入流者凡遇朝賀謝恩見辭必具公服行禮見辭官員有公事奏啓者須儀禮司引進常朝官亦如之有不從儀禮司官引

進及私事煩瀆上聽者從儀禮司官舉奏其罪致仕官服色
與現任同凡遇朝賀等事一體具服行禮在外差遣赴京官
員亦如之違者論如律唯飛報軍務者隨即引見不必具服
詔從之
三十年正月改儀禮司為鴻臚寺陞秩正四品設官六十二
員卿一員正四品少卿二員從五品丞二員從六品主簿一
員從八品屬官司賓署丞一員正九品司儀署丞一員正九
品鳴贊四員從九品序班五十員從九品
嘉靖十四年六月鴻臚寺隨堂鳴贊李時亨陞直隷興濟知
縣自言不習吏事願以京官供職詔從其請仍命選授隨堂

官毋得別用

萬曆三十八年定朝覲官與鴻臚寺相見禮府正官縣南廊至前堂以賓主禮見由北廊出府佐及州縣正官執報单由南甬道至露臺立収单由北甬道出恭候演禮其餘首領等官照舊規行時寺臣與覲臣競禮禮部奉旨條議以上禮節始定以會典原無開載故也

泰昌元年文選司范景文議鴻臚寺正卿自王用賢察處以後員缺已四年矣先後建言諸臣皆議宜用甲科此非無據也查得萬曆元年十一月鴻臚寺缺正卿該本部覆准正卿仍用進士其別途出身者歷俸年深但陞服俸官至左少卿

而止此載在職掌班班可考者當有屠羲英以嘉靖丙辰進士繇太僕寺少卿改鴻臚寺正卿此即先帝初年事也夫其制槩用别途固以其禮度之素嫻耳然起家貲郎以厠九列之班已自不韻即儀習綿蕞以示百僚之瞻必且不光雖資格不可拘人而典章自宜還舊今南鴻臚卿余啓元現用甲科何獨於北而反不然合行亟請案呈到部爲照聖主御極中外具瞻漢官之儀僅見於今矣然肅朝常於九重宣法儀於百辟則鴻臚實司其事而可復以他途混乎若用甲科則揚眉于濟蹌之列而該寺重樹儀于殿陛之間而朝廷尊所關亦自不細也

附載常朝御門鴻臚寺引奏答旨

一官員違悞命

一官員陞遷面恩

一官員到京面見

一凡各衙門奏事無請旨字樣者以上俱不旨答

一太常寺奏祭祀京營官請神旗祭旂手衛請旗纛之神祭并六月初六日請旗纛晒晾吏兵二部奏領給文武官誥勑尚寶司請寶捧并請寶用及奏関金牌已上俱聖旨是

一官員面辭内有該領勑者叩頭畢聖旨與他勑捧勑官承旨捧勑下授之有該賜酒飯者受勑叩頭畢聖旨與他酒飯

喫又有該賜銀兩表裏者謝酒飯叩頭畢聖旨與他賞賜
一通政司奏事先一日進面帖內係吏部者聖旨吏部知道
戶禮兵刑工等部俱別如係都察院者聖旨都察院知道其
云本司奏者聖旨該衙門知道
一吏科進旨意題本兵科進守衛官單揭帖聖旨接來司禮
監官承旨接上
一御史及序班糾奏失儀官員內過大者聖旨錦衣衛拿了
過小者聖旨饒他
一夜間或從門縫遞出鑰匙一把或城上擲下食物及衣服
等項以試坐更將軍其將軍接得鑰匙當即遞進明日兵科

引奏不用旨荅若食物衣服等項收執引奏聖旨賞了他

一吏部引奏知印聖旨着東西邊踉的五箇做

一都察院奏差御史接管巡按聖旨着東西邊踉的去

一年終各衙門類奏差錯聖旨你每說的是且都饒這遭在外的還行文與他每知道

一每月初一日順天府官領耆老等聽宣諭內閣先期擬諭詞上進司禮監官錄一帖隨侍俟彼奏畢皇上以諭詞面諭之或命司禮監官以所錄帖與之

朱字傳帖者奉天門朝罷駕興司禮巨璫持下丹陛呼該衙門官與之次日早朝該衙門官具奏本御前奏云傳奉事理

補奏本鴻臚寺官接遞司禮小璫進覽墨字傳帖則出自左順門付該衙門奏行不復面繳若事未穩便須執奏者固不問朱墨也

翰林管誥敕官例當捧敕俟上御門視朝升座內閣門官以敕授管誥敕官即隨輔臣登御階循廊從弘政門至金臺東輔臣立御幄旁咫尺誥敕官立輔臣稍後咫尺許俟領敕官遇即轉北向上拱立俟領敕官自陳某官奉差某處領敕有旨曰與他敕去即向北鞠躬授敕一躬而退其制始於嘉靖七年

萬曆五年定朝覲官面見儀兩京府尹行太僕寺苑馬寺卿

布按二司俱于十二月十六日朝見外班行禮畢由右掖門
至御前鴻臚寺官以次引見其塩運使及府州縣有司官吏
浙江江西十七日山東山西十八日河南陜西十九日湖廣
廣西二十日雲南貴州二十三日北直隷二十四日各朝見
外班行禮畢仍至御前鴻臚寺引見其中廉能官面加奬諭
賞賚此深得建國親侯之意盖從江陵之請也

太醫院

太醫院在闕東禮部後正統七年四月建初置醫學提舉司後改太醫監又改太醫院設院使院判御醫吏目等官主診眡攸藥調養之事凡醫術十三科醫生世專科習其業曰大方脉曰小方脉曰婦人曰瘡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接骨曰傷寒曰咽喉曰金鏃曰按摩曰呪由後二科今無傳洪武六年四月置御藥奉御一人直長二人藥長十人俱以内官内使充之設太醫院御醫四人以太醫院醫士充之凡收受四方貢獻名藥

及儲蓄藥品奉御一人掌之凡貢御藥餌醫官就內局修製太醫院官診視御脉御醫叅看較同約會奉御就內局合藥將藥貼連名封記具本開寫本方藥性治症之法於日月之下醫官奉御書名以進置簿曆中書省印其縫凡進藥奏本既具隨即附簿年月下書名奉御収掌以凴稽考烹調御藥太醫院官與奉御監視每二服合為一服使煎熟分為二器其一器太醫院先嘗次奉御其一器進御

古者史官藥官與夫醫卜之官皆世掌之業不兼官不二事懼其不精也況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執技以事上者惟藥為難精惟疾病為不可不謹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

者不兼於治病也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內證者不兼於外證也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於治人也所謂食醫者凡人之疾未有不主于飲食之不謹令也飲食膳羞珍醬之齊既以時而眡之鹹酸甘苦辛之助又以時而和之牛羊犬豕魚鴈之宜又以其物而會之凡所以調和王之飲食而助養王之血氣未嘗不及於恆適疾病何自而生乎是故治之于未然之前也不獨食醫為然膳夫之下如烹人則掌水火凡美惡新舊之不同則必辨之如庖人內饔則掌禽獸凡腥臊羶香之不可食則必辨之苟有一物之傷生害氣者無所不致其疾也又不獨烹人庖人內饔為然凡五

齊七菹之用醯者則有醯人以掌之凡百事之用鹽者則有鹽人以掌之醯酸鹽鹹然後足以成五味之甘而致四時之和氣補五臟之不足故雖瑣瑣末節而必立之官以至膳羞酒醴之物凌人於夏則鑑冰以進以避暑惡之氣六宮六寢之修宮人於春冬則掌爐炭之供以避寒溫之氣并匽以流其清洮而泄其汙穢沐浴以澡雪其精神而悅懌其膚體苟有以助王之養而全其內外之和者無所不致其備也又不獨醢人鹽人凌人宮人為然內宰之職以陰禮敎六宮以陰禮敎九嬪九嬪則以時御敘于王所女御則御敘于王之燕寢苟可以防維而杜漸戕其真而蠱惑其心志者無所不致

其嚴也王之所以護養如此而何疾之可致也大抵味以養精者也藥石以治疾者也養精爲本養形次之治疾爲下

凌人之官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司爟之官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夫出火而藏冰皆所以助陽而抑陰納火而求冰皆所以助陰而抑陽以是達陰陽之氣而均寒暑之節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癘疾不作民不夭札

天有五星故有五行以爲寒暑以爲陰陽風雨晦明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淫則爲菑以生寒熱末腹惑心之疾人有四肢五臟化爲五氣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

為聲音以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過則有傷夫天之寒暑陰陽風雨晦明既足以傷形而人之喜怒陰陽運于榮衛之間交通則和有餘不足則病

周禮醫師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察天五運並時六氣眡人五聲五色九竅九藏之動以探百病之原決死生之分而度箴石湯火之所施為之經方本草藥石寒温之性量疾病淺深度氣感輕重假藥味五苦六辛之滋調水火齊和之宜以通閉解結致五味五穀五藥之養而及之于平至齊之淂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若失理以熱益熱以寒益寒精氣內傷而見于外以愈為劇以生為死故諺曰有病不治

常浮中醫

事宜

洪武三十二年改太醫院令為院使

永樂元年二月太醫院判汪伯善考滿吏部舉欽天監副徐伯陽不考核例請於上從之

洪治五年六月禮部議覆太醫院院判劉文太之奏請命太醫院精選年二十以下十五以上官生子弟送本部發本院分撥各館習學仍推素習儒書精醫業者不分有無官職或三人或二人教之本院堂上官相兼提督四季考其怠情者責罰仍定三年一考五年三考俱令本院堂上官一員擇取醫

官二員率子弟赴禮部公同出題考試果通醫業准充醫士否則發回本院聽習一年再試三試不中黜退還家其子弟止令專習儒業不許營求科舉以貳其心若五年考試并前成材者多其教師無官者奏請量陞一職有官者量加旌擢從之

十八年四月吏部議太醫院五品以下堂上官各訪其行業高下奏請去留其御醫吏目及供事御藥房官帶醫士會都察院考試兼訪其行業優者為一等候缺陞用頗通者為次等仍留供事其下等黜回本院冠帶閑住如御藥房缺人考居一等內推補其次等不得朦朧優用遇考察京官之年本

院官一體考察不得貿緣奏允從之

嘉靖四十三年九月禮部言令甲醫士俱以父祖世業代補或在外訪保醫官醫士以充其已收在院者仍有教習考選升黜之例蓋祖宗慎重醫學如此後因貿緣于進者多舉保收充濫遂將前例一切停止自今清查之後請將本縣醫籍新生幼丁每三年保結報册其餘並不得私收一人其現在子弟及寄籍候補醫丁見有祖父收充年月世次可憑者悉聽本部委官教習仍按月按季考試一次不到者量責二次除名三次除戶年終同縣院醫生送部考試量加賞罰三年大考分三等一等補醫士二等補醫生三等發院習學又三

年再考新補照舊役一體甄叙兩次不堪収補者發爲民納銀吏目必経三考類考一等方准同在院醫士遇缺考送銓選納銀冠帶例該収考醫士亦必経三年類考方准挨次擬差其祭院醫士年終歳考醫業無成者量責或住支月粮三年大考一等原係醫士無冠帶者給冠帶原在内殿供事者陞俸一級俱各候内殿缺人該院於各科内挨次呈部収補二等原係醫生與充醫士食粮原係醫士無冠帶者給冠帶原在内殿者不准供事三等原有冠帶者不准冠帶原支品級俸者降俸一級支雜職俸者降充冠帶醫士食粮七斗醫士降醫生醫生住支月粮俱聴習學半年送部再考如有進

益仍給服俸如故如再不通俱降醫生照該院事供判碳之役其御醫員缺將來在內殿供事及考居一等人員吏目內已經九年考滿者銓補吏目於醫士內內殿供事六年司禮監三大營及刑部會同館當差九年者送部再考銓補良醫大使員缺于二等內考補如年資未及或術業平常則寧虛缺不補荒疎太甚者叅奏革黜及起補差回補考等項俱照節年事例以實舉行其承行官吏有玩法作奬者從重究治得旨允行

附載

太醫院中有明堂針灸銅象金時安撫王檝使宋時所進歲

久闕壞至元二年泼䍦人阿尼哥尼重修之關鬲脈絡皆備人嘆其精巧上令領將院事官至大司徒殁贈太師凉國公謚敏慧

神機堂元元貞初建在三皇廟内置銅人鍼灸圖二十有四凡五臟傍注為溪谷所會各為小竅以導其源委又刻鐵灸經于石其碑之題篆則宋仁宗御書元至元間自汴移置此

洪武初銅人取入内府圖經尚存

正統八年二月重修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成御製序畧言宋天聖中創作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三卷刻諸石復範銅肖人分布腧穴于周身畫為竅焉條貫纖悉明備考經按圖甚便

來學其亦心前聖之心以仁夫生民者矣于今四百餘年石刻漫滅而不完銅象昏暗而難辨朕重民命之所資念良製之當繼乃命礱石範銅倣前重作加精緻爲建諸醫官式廣教詔嗚呼保民者人主之事醫雖道之一端然民命所係故聖人肇之歷代尚之夫使斯民皆獲保終天年者宜必資於此斯朕所謂惓惓體前聖之仁以詔無窮也來者尚敬之哉

附載呂復群經古方論 復滄洲洪武時人

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荅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爲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

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秘典五常政六元正紀等篇無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其諸色脉病名鍼法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微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內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為內經唐王氷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為之註釋復以陰陽大論託其為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淆玉石相亂訓詁失之于迂疎引援或至于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

其缺義頗于氷為有功今於各篇之内註意與經相類者仍
断章摘句而釋以已意冀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修也
内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録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
註及皇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氷以九靈更名為靈
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謂鍼經即隋志鍼經
九卷者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别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
寶註者乃扁鵲太玄君所箋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略一卷
今亦湮漫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為十二卷而複其舊較之他
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盖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
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録至梁陶隱居始

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晋懷之奔迸文籍焚靡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為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參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嘗用者一百二十種偽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為神農所說墨字為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

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譔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補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删繁之遺意也竊稽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於一可也難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為問答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愽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惟虞氏粗為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楊玄操呂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證未明李子埜亦為句解而

無所啟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玄亦未足以發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為是也

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為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為譔次而來成無已復為之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實之流固亦互相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修指為群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汨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況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

之未有能造其閫奥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

脉經十卷乃西晋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内經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説裒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訣者不同歷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億等始考証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誤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嘗審訂刋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善本刋于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撷其精語并列内經之辭作診切樞要

二卷非敢剪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弘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脈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譔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真子劉元賓爲之註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辭而益以新語既不出其畦逕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清溪徐裔甄權李上交輩皆自譔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乎脉經可也

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等奉勅譔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一家之書醇疵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

附會雜揉非復當時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一書近代不傳

太始天元玉册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録其文自與内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間有天皇真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為先天有之太易無名先于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宫太乙司政之類殊為詳明深足以羽翼内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玄君扁鵲為之註猶郭象之于南華非心學之所易曉覩其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為黄帝時人則其書不古謂扁鵲

為秦越時人則傳中無太玄君之號醫門倣率多類此

玄珠密語十卷乃啓玄子所述其自序謂得遇玄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蒙故自號啓玄子蓋啓問於玄珠也目曰玄珠密語乃玄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敘乃云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别譔玄珠以陳其道二序攷自相戾意者玄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黄帝遺玄珠使罔象得之之語則師事玄珠子而號啓玄者皆妄也宋高保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玄珠世無傳者今之玄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之而密語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

全不併疑必刋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攟摭內經六微旨及至真要等五篇洎天元玉冊要言而附會雜説其紀運休詳之應未必可徵實僞書也苟啓玄別譔果見於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

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弔先生寢室夢有所授獲是經于石函中其託爲荒誕如此而竟不考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僞不改自破按唐誌有吳普集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諸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

蓋其方其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號著蘋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脉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爲審諦當自知之

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政和間頒是經于兩學辟雍生吳褆爲之觧義若達道正紀等篇皆足以禆益治道啓廸衆工餘如孕元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于穿鑿良由不攷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于美玉也

論諸醫

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遇敵着着可法觀

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聖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于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饑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顱顖方着名於時蓋因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為之變耳陳無擇醫如老吏斷案深於鞫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

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布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為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為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槖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氷雪以為春利於松栢而不利于蒲栁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絙一鼓而竿籟並熄膠柱和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晋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簡齋賦詩每

有必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貉原野而脫免殊多
詭遇獲禽無足筭者

行人司

行人司在西長安街朝房之西設司正一人司副二人行人二十六人職專使命凡頒行詔勅册封宗藩撫諭番夷徵聘賢才及賞賜慰問賑濟軍旅祭祀叙差焉凡法司讁戍囚徒送五府者填精微繳內府

行人即古之大行明初以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其在京各衙門郎中主事等官俱有官守不宜一時曠廢所以特設行人以

迺使命往来自洪武二十七年以前止以孝廉人才任使徵
欵其適達國體不辱君命始專以進士除授

洪武十四年諭凡為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視不可不
謹孔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爾等當
服膺是言若縱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福虐害下民為朝廷
之辱矣自今或捧制書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務所在官吏
淑慝軍民休戚一一咨訪還日以聞庶不負職

十四年九月遣行人賚勅諭天下郡縣訪求經明修行之士
年七十以下三十以上有司以幣聘之遣送至京具論治道
以坐民其見任教授學正教諭訓導職專教訓不在舉例

三十年六月刑部論囚引奏於承天門外使行人持詔理幡
出欲入理者聽入訴諸無罪當釋者特平反幡宣德意遣之
宣德十年四月戒差行人禁約私茶先是西番來茶馬司以
馬易茶朝廷得馬甚衆久之有私販茶者得馬遂少乃每歲
四月至九月差行人四員分往四川陝西隘口省諭勿令縱
販私茶出境至成化七年陝西巡撫馬文升奏改差御史巡
察四川茶禁是年給事中王銓亦請歸之四川按察司分巡
道
正統八年五月定行人司照洪武年間事例凡遇遣使先儘
行人如行人不足方遣進士至景太六年行人司司正李寬

以禮部差遣違亂舊制奏聞給事中張寧言寬所言誠太祖
高皇帝舊例今禮部但欲多差他官巧于支吾朦朧開奏宜
置之法帝曰禮部堂上官姑恕不問該司官令都察院鞫問
故事行人差而授命即納書一部于司庫若掌印者其書不
佳與重見者斂出另易故京師公署行人司所書最多翰林
院與行人司並列東西兩長安街而翰林院文學之司內無
所書每科教習庶常不過唐詩正聲文章正宗而已

上林苑

上林苑監在皇城東文德坊玉河橋之西南向景泰二年五月建洪武中議設上林苑監以妨民業遂止永樂五年開設設左右監正左右監副左右監丞典簿所屬良牧蕃育嘉蔬林衡川衡冰鑑典察左右前後十署每署設典署署丞錄事洪熙元年止存左監丞典簿餘官不除又以蕃育署帶管良牧川衡兩署嘉蔬署帶管冰鑑林衡兩署四署人戶并四典察署人戶俱撥二署暫管宣德十年止存蕃育良牧林衡嘉蔬四署餘皆革從仍設右監丞

上林之設自漢始蓋漢武帝元鼎中初置水衡都尉求於廣

閒山澤之官然實以掌上林苑主上林離宮燕休之處後漢省之并其職于少府一云後漢上林苑有令丞主苑中禽獸頗有人居皆主之唐因隋置司農亦有令丞掌諸苑囿池沼種蒔蔬果藏冰之事宋四園苑東曰宜春南曰玉津西曰瓊林北曰瑞聖提舉官無常員元豐後四園苑屬司農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置上林苑署署令署丞各一人直長一人掌宮苑栽植花卉供進蔬果苜蓿以飼駝馬備煤炭以給營繕

明永樂五年三月改上林署為上林苑監以中官掬熟任內置左右監正各一員正五品左右監副各一員正六品左右

監丞各一員正七品首領官典簿三員正九品設良牧蕃育
林衡嘉蔬川衡水鑑及典察左右前後十置署典署一員正
七品署丞二員正八品錄事二員正九品
是月命戶部徙山西平陽等府山東青州等府民五千戶隸
上林苑監牧養栽種戶給路費鈔一百錠口糧六斗
十四年正月諭凡牧養栽種地東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
清北至居庸西南至渾河一應人不許於內圍獵有犯禁者
每人罰馬九匹鞍九副鷹九連狗九隻銀一百兩鈔一萬貫
仍治罪雖親王駙馬犯者亦不饒
宣德七年十月行在戶部奏上林苑監嘉蔬署菜戶二百餘

人逃還山西請差官捕督上曰聞苑中執役不下二千人今所進蔬已減大半無甚勞苦所以逃者必為監臨所虐或引苦於飢寒耳不必差官但移文有司令送赴京

十年二月罷上林苑監所轄冰鑑川衡典察左右前後六署惟存嘉蔬蕃育良牧林衡四署從行在戶部奏請也

十月陞上林苑監丞李謙為本監右監副謙九年任滿考稱留還其所屬奏保復任故有是命

正統十四年十二月發通州倉粮賑貸上林苑監蕃育署老幼之人

景泰四年七月禮部奏上林苑監蕃育署總甲王嵩等節告

連年在逃養牲王三等六百三十五名遺下孳養牲口鵝鴨等項共九千九百九十六隻即令着令見在人戶包賠委的艱難宜自正統十四年十二月以前拖欠照例除豁其餘良牧等三署有此等者一體除免

嘉靖元年五月命上林苑監內臣照弘治間員額存留其占種地土草場悉令改正養牲種果蔬人戶除供應正役外一切科擾通行查革從戶部請也永樂初設上林苑監于京師取山西平陽潞澤之民充之使蕃育樹藝以供上用品物時止設文官職專進退於民無擾役增設內官九員至弘治間漸增十八員正德間添設總督僉書監工等名至九十九員

於是科擾百姓擅將姓地草場徵派子粒占用伴當御牢名目逼索月錢節年通行誅求逼死人命數多上登極詔汰革之止存一十九員民始稱便未幾又傳奉添設至六十二員獘倖滋甚至是戶部以舊額及節添員數併占種場地頃畝開奏請如舊額釐革上是之

三十二年裁革上林苑監蕃育署署丞一員

萬曆十五年上林苑右監丞徐琰言祖訓制書會典集禮大明律憲綱諸書並無監官拜提督四署中官之條今鄉印欽監丞及署官行拜禮臣不敢違國典以成印僭踰之罪上從行

天啓四年以蕃育署多盜發內帑四千兩築土城建四門仍
免歲辦錢糧四分之一
崇禎五年十二月諭兵部近聞城南弘仁橋采育等處盜
縱橫白晝刼人行路幾斷巡捕守備各所司何事揚厥等
着照信地分別議處並巡攔有無隱占道行查奏
按蕃育署原額地土一千五百三十二頃六十一畝二分內
有拋荒地一十三頃五十七畝一分七厘歲辦鵝鴨雞及鵝
子鴨子雞子等項觧太常寺祭祀薦新並光祿寺御膳之用
見牧署原額地一千八百四十二頃四畝二分徵銀四千四
百六十五兩七錢一分辦進小猪活兔及柳栽等物

林衙署原額地二百八十六頃一十六畝七分歲辦進貢米
品五月分進黃杏六月分進李子七月分進花紅八月分進
唬喇檳九月分進香水梨
嘉蔬署原額地一百一十八頃七十九畝九分零歲辦上用
青菜瓜茄及光祿寺內閣等衙門蔬菜

衍聖公府

衍聖賜第在皇城西太僕寺街仁宗初諭四裔來貢皆有公館

先聖子孫乃踰民舍無以示崇尚之意乃賜府第共入京下程

自宣德後用羊一隻鵝二隻酒六瓶麵二十斤茶鹽醬各二斤

油燭十枝其初大庖飲賜後改禮部又改順天府

聖裔漢初封褒成侯至唐玄宗始封孔子為文宣王而令其

子孫得襲王爵宋神宗議加至神元聖帝因李邦直言周

室稱王倍臣不當為帝于是僅加元聖二字至和中祖擇之

言文宣謚號後嗣不當以為封爵乃改封衍聖公後因之然

既封公爵品居第二泰昌元年山東撫臣以聖裔陳乞徼倖

王號具疏上聞為通政司及禮科所駁而止
衍聖公秩二品特賜麟袍玉帶誥命用玉軸大朝會班一品
上示不臣也孔氏世舉一人為曲阜令公親弟承子思為翰
林五經博士其從南渡承衢州者亦世襲博士凡曲阜孔氏
大小俱免徭役公許廕百戶丁為從人又宣德間孔諤者
會試至京召見即與進士出身授春坊中允景泰中名公詢
者會試中式賜出身除禮科給事中始持服服除超拜少詹
累朝優禮之如此
神宗萬曆七年諭衍聖公萬壽入賀朝廷待以賓禮不在職
官文武之列不必朝參此古待三恪所不及

崇禎辛巳七月行幸學禮取衍聖公孔胤植五經博士孟聞
玉等至京傳令賜宴舊無賜宴例亦屬特典